

漩涡·人物系列丛书



蘇雪林女士，素以博學多聞、才華橫溢著稱。其著作之豐，非筆墨所能形容。其治學之嚴，亦非一般學者所能及。其為人，則更為人所欽佩。其一生，雖經歷坎坷，但其精神始終不屈。其著作，不僅是學術之寶庫，更是其人格之寫照。其逝世，實為文壇之損失。其著作，將永存於世，為後人所敬仰。

苏雪林

方维保 著

荆棘花冠

Su Xue 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苏雪林

Su Xue Lin 荆棘花冠

方维保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雪林:荆棘花冠/方维保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

ISBN 7-5633-6043-3

I. 苏… II. 方… III. 苏雪林(1897~1999)-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16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9.625 字数:25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200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作者简介



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已出版《迷乱的风景：新时期文学现象论》、《当代文学思潮史论》、《刀走龙蛇文脉长：徽州古刻书》、《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等著作多部。

本书内容提要

苏雪林(1897-1999),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文学研究家。她是与冰心、丁玲、凌叔华、沅君齐名的五位女作家之一,被誉为“五四”之后中国文艺取得辉煌成就者的大师级人物。其散文文字率真,有诗意;其文艺评论辛辣有味,淋漓尽致。代表作有《绿天》《棘心》《屠龙集》《青鸟集》《文艺话旧》等。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苏雪林的生平事迹,展现其在时代、生活中折射出的至善、至美、至纯品质,同时也客观公正地对于其在鲁迅生前逝后态度的变化予以理性分析。

让我们拨开历史的浓雾,发现一个真实的苏雪林。

责任编辑/玉 明

责任质检/魏 东

封面设计/张克瑶

在苏雪林的故乡

(代序)

鲁彦周

去年夏天,我去了一趟我所崇敬的女作家苏雪林女士的故乡——原安徽太平县岭下村。那是苏雪林在那里度过童年并深受故乡山水滋养的地方,甚至与她幽美的散文风格有着密切关系的地方。

苏雪林,这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女作家,在五四运动前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和冰心、凌叔华、冯沅君、丁玲一起被称为当时中国五大才女作家的,她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尤其影响了许多反封建的女性,苏雪林当时的笔名叫绿漪,她的小说如《棘心》,散文如《绿天》、《鸽儿的通信》,在当时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并不亚于冰心的《寄小读者》。我非常喜欢绿漪的作品,特别是她的散文。苏雪林或说是绿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她的地位的。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她离开大陆到台湾当教授,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中国现在的许多读者已不太知道她了。她的故乡在安徽,更不为多数人所知。

前些年我在太平湖的白鹭洲时,就有人告诉我,苏雪林的家乡就在湖的对岸,但是我只能隔水遥望,没有机会亲自去看看这位令人尊敬的女作家的故乡。她在生前,在102岁的高龄,返回故乡,亲吻故土,并坚持要在去世后,把她的骨灰从台湾运到大陆,运到太平县岭下村。永久地让她的灵魂在故土安息,和那里的山林、溪水、故居为伴。这种浓郁的执著的乡情,也是不多见的。如今她的坟墓就在她的故乡的山上,这就更吸引着我想去看一看了。

从黄山所在的甘棠出发,很快就到了有名的太平湖,我们的车子沿着太平湖转,沿途的青山绿水、佳木繁花和美丽如画的村落,使人完

全忘记了路的远近。

岭下村,顾名思义,当然就在山岭脚下。这确是一个古老的村子,一色徽式建筑,古老的巷子,斑驳的马头墙,残破的石板,以及一些古老的树木,都反映出这个村子的历史。据说往昔的岭下村苏家,也是有名的大徽商之一。像多数徽商一样,有了财富,都要在家乡盖好房子,特别是祠堂。如今岭下村,虽已显得陈旧甚至有些破败,但祠堂仍旧保存还好。当然那些原本是精美的木、石雕刻,都已在“文革”中被破坏得不堪收拾了。

这个村子的自然风貌很美,四面均是翠绿的青山,山上是茂密的森林,天蓝云白,一片清新融和之气。村前有一条潺潺的松川溪,水很清,常年不断地流着,流水声如音乐般地在村前演奏。沿溪有许多古老的树木,有菜地,南瓜、丝瓜在溪边开着黄花,有妇女在溪边洗衣,她们的低语和笑声和流水声相和,这一切都是很美的画面和天籁。也颇似苏雪林的散文。

我们走进苏雪林曾经读过书的“海宁学舍”,这是一座半中半西式的建筑,虽然里面空空如也,但房子的基本面貌保存得尚好。书舍的门前有一棵老桂花树,小院里还有一棵古紫薇花,都是超过百年的老树,它们原本已近枯死,那年苏雪林回到她的故乡,回到“海宁学舍”,这两棵老树忽然又都鲜活起来,并且开出香浓色艳的花来。当然这也许都是巧合,是家乡人对于苏雪林故乡情的赞美。但是我们在“海宁学舍”里确实看见那古老苍苍并且已经扭曲的紫薇花却正在盛开,它那露出苍黄脱皮的树干枝头上,一簇簇鲜艳的红花倚在学舍白墙灰瓦的墙头上,既娇慵又雅气。那真是一幅绝妙的画。学舍门前的桂花树也的确郁郁葱葱,枝干虽老但生命力旺盛。枝头也是一片浓绿。如果传说属实的话,这真有些奇异。也许这老树确有灵性,确为苏雪林的故乡情结所感动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许人间确有不可解的事,这老树当年也曾钟情于绿漪。谁知道呢?比如苏雪林在活到102岁时,居然在1998年从台湾千山万水地回到故乡岭下村看看,而她在完成这个愿望之后,第二年即1999年就安然地归去,并留下遗嘱让她的遗体 and 灵魂归还故里。这种情感,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我在学舍门前看那花看那树,看那松川溪,抬头又看见苏雪林的

墓,她的墓就在村的对面的半山上,那地势应该说选择得非常的好,它的位置正好可以俯瞰岭下村,可以看到岭下村的房舍和人的一举一动,对于一个孤身在异乡漂泊了大半个世纪的女人,看着故乡的人和山山水水,她的灵魂应该得到最大的安慰。

苏雪林作为作家应该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是很不幸的,她曾经有过短暂的不幸的婚姻。我们在离开岭下村时,特地到她当年结婚的新房里去看了看,那是一间古老的道地的破房,很小,墙壁尽是残破的碎土和灰尘,房里除了一些破家具,什么也没有。我不敢想像一个在五四运动中深受时代影响,活跃北京文坛,在法国留学的中国新文学的女闯将,会在这间房里把自己的美丽青春交给一个她不爱的仅凭媒妁之言的男人。其原因竟是不愿伤慈母的心。这从她的带自传色彩的《棘心》中可以看出。这也说明人和人的性格确实不是单一的,是有矛盾的,她一方面反封建,一方面又屈从于封建的压力。而最后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这种矛盾是那个时代不少人的缩影,又何止一个绿漪。

现在苏雪林是安息在她的故土了。她的故土已有非常大的变化,当年唯一的出山水路通道,有名的清弋江变为今天的太平湖。要是她还年轻,对于家乡的这一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写出美妙的文章吧。

(鲁彦周,著名作家,伤痕反思小说《天云山传奇》作者)



在苏雪林的故乡(代序) (鲁彦周)	1
第一章 童蒙记忆:从瑞安到上海	1
一 苏辙后人	1
二 顽童天性	5
三 两个女人	9
四 仆人的故事	12
五 启蒙教育	15
六 诗画神童	18
七 辛亥惊鸿	22
第二章 少女心事:从太平到安庆	26
一 徐汇教堂	26
二 教会女学	29
三 拒婚求学	33
四 初为人师	37
第三章 青春追寻:在北京的日子里	40
一 逃离偏陋	40
二 精神导师	44

三	新潮旧韵	50
四	批评的锋芒	54
五	母亲的南旋	58
第四章	欧洲的天空:从里昂到巴黎	62
一	在海船上	62
二	待遇风波	66
三	危险的初恋	70
四	长兄的死讯	74
五	冷酷的未婚夫	77
六	灵魂的赌注	82
七	皈依天主教	88
八	寂寞归航	93
第五章	荆棘花冠:在沪、杭之间	98
一	完婚故里	98
二	天赐山庄	102
三	诗人临风	108
四	新月的边缘	111
五	葑门十二号	115
六	美丽的谎言	120
七	徘徊歧路	129
第六章	屠龙意蕴:从武汉到乐山	137
一	珞珈三剑客	137
二	姊妹家庭	143
三	驰骋评坛	146
四	陈源教授	152
五	援手朱湘	157
六	反鲁事业	162
七	捐金抗战	174

八	炼狱之行	180
九	四十转变	187
第七章	风雨鸡鸣:从香港到巴黎	196
一	胜利复员	196
二	上海小驻	202
三	真理学会	208
四	巴黎画梦	215
五	岁寒三友	220
第八章	孤岛岁月:从台北到台南	228
一	教书生活	228
二	学术野狐禅	232
三	“红楼”闲气	237
四	文坛辩伪案	244
五	犹大之吻	254
六	国宝的苦恼	257
七	寂寞春晖馆	261
第九章	含笑退场.....	270
附录一	主要参考文献	277
附录二	苏雪林著译年表	279
后 记		293



第一章 童蒙记忆：从瑞安到上海

一 苏辙后人

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丁酉二月二十四日(公元1897年3月26日),浙江瑞安县县丞的府第中,婢女、仆妇们一阵忙乱之后,一个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划破了夜晚的宁静,县丞苏老爷家的又一个孙女降生了。

苏雪林虽出生在瑞安,祖籍却在安徽太平县岭下村。她的童年在浙江度过,但她的人生出发点却与黄山群脉中的这个小山村密切相关。

说到安徽,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安庆和徽州,正是这两个地名的合称才有了“安徽”。安庆和徽州虽分属长江两岸,但早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圈。徽州位于江南,群山环抱,碧水长流,人文荟萃,历史悠久。明清之际,徽商走南闯北,布徽州美名于天下;江北的桐城派古文,更曾名震一时,为中国末世的古文化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历史步入现代以后,安庆和徽州文化再次引起了非同凡响的注目,“桐城谬种”虽然为五四新文化所荡涤,然而这场运动的最初的也是最负盛名的两位倡导者——陈独秀和胡适之又都曾身是桐城派古文熏陶的宜(安庆简称)徽子弟。陈、胡之外,宜徽一带还走出了许多现代文化名人,诸如阿英、吴组缃、汪静之、宗白华、朱光潜、黄宾鸿,当然还包括本书的传主苏雪林。

太平的岭下村,即现在的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岭下苏村。这是风景优美的八百里黄山中一个普通的村庄,村子坐落于黄山的余脉上,家家户户随地势而筑起参差不齐的房屋,一式的徽州风格。高高的风火墙,灰褐色的小瓦,洁白的照壁,映衬着穿村而过的千脚河,素朴、清新、典雅。青石板砌成的磴道,山里人的脚板将它踏得打磨一般的光

滑，在翠树的掩映下，时隐时现于起伏不定的山峦中。清朝末年的岭下村，仿佛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开窗一望，一座几十丈高的青山，几乎伸手可以摸到，松影绿压屋檐，潺潺的清泉似乎在枕畔流过，这清绝的影与声，往往把她携带到一个不可知的梦与诗的世界里去了。



安徽太平岭下村苏家老屋

那夜的景色，真教她永远难于忘却。天粘在四周山峰上似一张剪园的暗云蓝纸，没有月光，但星光分外明朗，更有许多流萤，飘忽来去，像山的精灵们乘着炬火跳舞，满山熠熠烁烁，碎光流动。夜已三更，空间非常寂静，也没有一丝风，而耳中却听见四山幽籁、萧萧、瑟瑟、寥寥、飕飕，如万箔春蚕之食叶，如风水之相激越，如落叶相擦磨。泉声忽高忽低，忽缓忽急，做弄琤琮曲调，与夏夜虫声，齐鸣竞奏。这些声响都像是有生命和情感似的，白昼潜伏着，一到夜间便像被什么神秘的金刚钻解放了它们的灵魂，在黑暗中一齐活动起来了。

这是苏雪林《棘心·母亲的南旋》中对故乡动人心魄的景色的描绘。然而如同皖南许多景色优美的山村一样，那时的岭下村闭塞、穷陋，人们去省城安庆一趟，翻山涉水再转青阳、大通，起码也要十天半个月时间。徽州民谚唱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四五岁往外溜。”闭塞偏陋，给了人们走出群山的欲望。

清末的岭下村以苏姓为主，所以又称“岭下苏”。据《苏氏族谱》记载：苏姓家族的祖居地原在四川眉山，“三苏”（即苏洵及其子苏轼、

苏辙)是苏氏可详述的始祖。苏轼等人曾罹党禁,“宋建炎改元悼念旧臣恩授文定公(苏辙,字子由,谥文定公——笔者注)曾孙继芳铜陵邑县令,值金寇横行,水陆并阻,携二子仆从数人,由池青至太平岭头冲,见山川幽雅,以为必吉,而爰处嫣然,顾瞻眉阳逸远,置行将逾楚入蜀,而寇氛弥猖”^①,于是定居于此,已经历了数百年。与徽州的黟县、歙县等地富贾云集买官成风有所不同的是,岭下的苏姓人家历代为官,与在浙江的苏轼后人彼此援手,受封受诰者甚多,几乎家家都有过“小时候读书如何勤奋,得过什么功名”,“做官如何清廉,受过什么皇上褒奖”的先人。但在洪杨革命中,因苏氏家族忠于朝廷,抵抗激烈,所以遭到了太平天国起义者的无情杀戮。苏姓人家的房屋财产大部分皆化为灰烬,甚至有人饿死于乱后。苏雪林回忆说,她祖父苏锦霞的官衙中曾供奉着一位“于灰烬之余,一顶斗笠,一条扁担,重新创立家业”的祖先,并说这就是她的曾祖父苏至玮,说他遭动乱而双目失明,“无以为生,帮人舂米以糊一家之口”。其实,苏雪林关于其曾祖创业神话的回忆并非全是事实。据《苏氏族谱》记载:苏至玮,是苏洵的第二十七代孙,字汉珍,国学生,生于清嘉庆癸亥十月二日,卒于辛酉九月十七日,花翎同知,衔浙江瑞安知县调署顺县知县。也就是说,苏氏在太平岭下的祖居被焚烧,但苏至玮那时在浙江为官,并未受到重创。而苏雪林的创业神话只不过是她的有意穿凿附会,并不可信。

太平天国运动虽使苏家受损,但苏至玮的儿子苏锦霞却在乱中参军,崛起于浙江。苏锦霞,原名文开,字巨卿,号云岭,生于咸丰癸丑十月初七。读书不多,仅不过半部《幼学琼林》,幼年流浪在外,曾参与镇压太平军,光绪年间在苏氏



苏雪林和父亲合影

① 《苏氏族谱》。该谱现由苏雪林的侄儿苏继世保存。

族人浙江杭嘉湖道苏居敬、苏式敬兄弟的提携下,“奏保以县丞留浙江补用”。苏锦霞办事干练,为人圆滑,正值浙江沿海海盗横行,他参与办理海防案有功,很受上司赏识,不久便由永嘉县县丞署县令实缺,很快又实授浙江兰溪县令。他在兰溪县令任期颇为短暂,未及一年便调至金华,三年任满,又调回到兰溪。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苏雪林的祖父在浙江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县官,积资应将升任海宁知州,并已交割了事务与县印,在杭州抚署附近租了幢房子暂住,待办理好入京引见各项手续后便能赴任了。是年9月中旬上海光复,江浙也于同日落入革命军之手。祖父的知州梦便就此泡汤了。不得已在革命数日后便携全家遁逃于上海租界,做了寓公。

苏雪林的父亲,名锡爵,字少卿,号鼎三邑养生,生于同治甲戌十二月十九日。兄弟共七人,他为长子。苏锡爵与他的兄弟们青年时代都曾经醉心于举业,甚至还到魁星面前虔诚叩拜,祈求功名的顺利。但尽管热心祀奉如此,其功名也并无多大长进,仅仅限于“进学”——秀才而已。还在苏雪林很小的时候,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已因举业无望,而把那些闾墨之类的书籍抛得无影无踪了,由在任上颇有所得的父亲苏锦霞替他们各自捐了官。苏雪林父亲捐了个道员,签发山东候补。

苏锡爵生有三子二女,苏雪林是他的第四个孩子。当他候补山东道员时,他把第二、三两个孩子绍章、绍兰和妻子杜氏接去,而留下大儿子绍基、大女儿淑孟和小女儿苏雪林在祖父母身边。苏锡爵在山东候补一直没有得到实缺,但差委倒是不断。后来,由于那个颇为赏识他的上司他处任职,他不被新上司看重,遂重返浙江。回来以后他仍不死心,坚持要远赴云南,一则认为云南是个偏远省份,官场竞争少,二则当时的云南巡抚李经羲是个安徽人,估摸会念同乡之谊加以提携任用。谁知去了没过多久,便遇着辛亥革命爆发,又仓皇逃了回来。在外求宦的父亲在苏雪林成人之前与她相处并不长。这样的情况下,母亲杜浣青便成了苏雪林最为亲近的人了。

除了父亲之外,二叔和四叔对苏雪林的影响较大。二叔锡恩,字均平,曾进过学。因他所谓天生的克妻命,发愤去当和尚,和尚当不成,便东渡日本留学,学法政科。后曾参与留学生的反日风潮,而被遣

送回国。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参与集资创立上海中国公学,动员苏家入股中国公学。胡适后来毕业于这所学校,苏雪林因此而认为她与胡适有“渊源”。由于二叔经常在家中与兄弟、子侄们探讨“排满”理论,使苏雪林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四叔苏锡圭也在中国公学上学,他天资聪颖,能诗能文,是苏雪林最早的启蒙老师和文学爱好的培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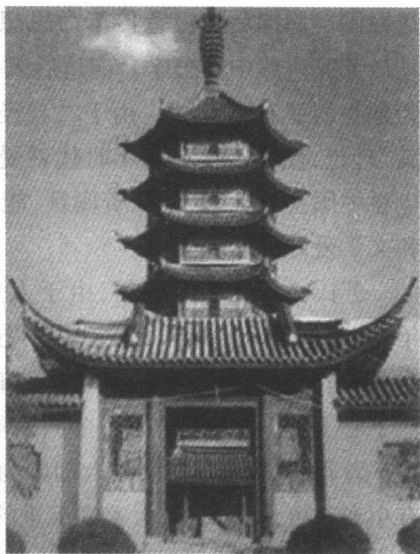
苏氏一家迁居上海后,由于人口众多,有出无进,且一住便是三年,经济上眼看着难以支撑。祖父苏锦霞于是放弃了在上海做遗老的念头,率一家人返回太平老家。此时苏雪林的父亲已经无法做官,但他于心不甘,后靠北平的一个同宗的举荐,做了一个小公务员。大概是举荐得力,官虽不大,收入却颇为丰厚;并在省城安庆置办住宅,娶有小妾。可作为长子,大家庭沉重的负担全都压到了他的肩上。祖父回乡后,其故旧反复劝他重新出来做官,虽然他并不是有心要为前清守节,但确实确实做了伯夷、叔齐式的遗老。苏锦霞没有忘记老徽州人的传统,捐资建立了一座学堂,名为“海宁学舍”,一则纪念他那未成的海宁知州梦,二则也使苏姓子弟有个受教育的地方。苏雪林在随家回太平后,曾在此度过一段短暂的读书生活。1998年8月,台南成功大学的唐亦男教授受苏雪林之委托,几经周折重又花1200美元买回了海宁学舍,并办好了一切手续,捐献给黄山区文化局;同年11月,苏雪林又于台湾汇款3000美元给文化局作维持经费。她对海宁学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苏锦霞在乡间贫窘的生活中未及两年,便于1914年6月去世。

二 顽童天性

苏雪林是在祖父苏锦霞的瑞安县县丞的衙门里出生的,那年又赶上是农历的鸡年,祖父苏锦霞认为是凤凰来巢,紫运将临,大喜,就给她取名“瑞奴”。这个名字虽然很雅正,但家里的长辈们还是将她与其他姐妹们放在一起按顺序称呼,唤作“小妹”。

小妹出世仅几个月,祖父便由瑞安县丞升任兰溪县令。在兰溪,

小妹虽然只是个婴儿，但聪颖异常。她睡在摇篮里，母亲逗她说笑，她便手舞足蹈，咿咿呀呀嬉笑不绝；母亲起身离去，她便又立刻大哭起来。母亲有意试验她，离开摇篮一步一步向后倒退，她的眼睛也一转一转跟着，当母亲的身影消失于门外之际，她便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母亲在门外喊一声，哭声便戛然而止。止得那么快，像人急吞水，吞得要打噎。母亲赶紧抱回，安慰一番，她便很快怡然睡去。这样屡试不爽，所以母亲以后对家人谈起这事，常爱怜地抚摩着她的头说：“这个女儿天性厚，那么小便知道恋娘。”



瑞安隆山塔

还有一回，县衙为庆祝万寿节，纪念皇帝的诞生日，抓来许多戏子义务演出。有一晚县署中掌灯演剧，一个女仆抱着未及周岁的小妹坐在帘前观看。看了很久，孩子饿了，大哭不已。那女仆贪看戏，不肯离开戏场，只是拍着，哄着，逗着看台上的热闹。孩子转头见戏台上一个矮矮的男人，头上顶着亮荧荧的小灯，在台上盘旋着走，边走边唱。毕竟饿得久了，“小妹”大哭了起来，并且把头往女仆怀里乱钻，小手又往怀里乱抓一气。那女仆年轻，又羞又气，在孩子屁股上拧了一把，孩子当场哭得更凶了。没有办法，她只好喃喃地骂着，把孩子抱回家里，交给女主人了事。小妹稍长后，常提起那晚的事，居然连台上顶灯的小矮男人都记得一清二楚，那么一丁点大的孩子，居然已经记事了，让大人们称奇不已。

兰溪县衙上房前有一棵杏树，三丈多高，结果时满树果实累累如同大金铃一般。祖母叫外面男工上树摘杏子，然后分成几筐，每个孩子分几个或几十个。那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刻，他们吃了杏子的肉，将核中仁子挑干净，就其中腹两面磨通穿孔，当哨子吹。每个孩子